

燃烧到最后一刻的写作者

念红柯

阎晶明

特别容易辨识。他是秦地人，但大学毕业不久就到新疆工作生活，一去就是十年。于是他内心的世界就积淀下很深的多重文化基因和情感累加。他后来回到了长安城，但他的感情有很大一部分留在了新疆，可以说他比很多的陕西作家多了一重看关中看陕西的眼光。他今年2月6日曾寄给我他的散文新作结集《龙脉》，他在扉页上写下这样一段话：“没有昆仑山—天山—祁连山的秦岭就是一道土墙，没有西域的长安（西安）就是一个大村庄。”这话当时并没有让我觉得多特别，现在想来，这不正是阐释红柯小说多重性的一个很好注脚么。在新疆与陕西之间，在长安与西域的路上，红柯看到了太多不同的风景，西域在自然地理上与关中的关联度、在文化上对内地的重要性，红柯一定有很深的认识。这或许也是他创作上疯狂掘进的一个强大动力。

小说是由一个一个个的细节组成的，不是心细如发的人做不了小说家。我又从书架上找出红柯三年前寄赠我的一本书《少女萨吾尔登》。扉页上他写了这样一段话：“2013年底刚完成书稿，父亲病危，很快去世，我累倒住院。抽出其中第四章以中篇《故乡》发表。山西祁县读者自发召开《故乡》研讨会，感谢山西人民。”他知道我是晋人，所以有此特别交流。

但面对红柯小说我是惭愧的，《乌尔禾》之前的红柯小说我大多读过，也在一些文章里提及、举例过他的作品，但一直没有写过专文给予评论。他是那么高产，是充满了热情和倔强的写作不止的创作者。我想，要追踪红柯的小说，可以等他的创作尽情绽放到一定时期再来交流。后来因诸事繁杂，即使收到他的新书也不能充分展读了。总是近几年不停地收到他寄过来的新作。他的创作力太旺盛了，我就只能在见面时向他表达敬佩。

所幸还有很多朋友，勤奋的评论家、敏锐的记者，热心的读者，对红柯的作品给予充分的评论，中肯的评价。在红柯去世不久，我的师兄李继凯就力主编辑关于红柯的评论集并付梓出版。这一行动彰显了母校对红柯的尊敬，表达了朋友同道对他的缅怀。收在其中的文章，是学校的老师同学广泛搜集所得，完整地展现了红柯小说产生的持久而多重的影响，包含了作家评论家读者对他小说高度、深度和艺术特点的定位、评价，包括他的小说浪漫主义风采下的现实主义精神，这很重要。在红柯的创作因生命的消逝而突然终止之后，再来翻看这些评论，又如一团团热情之火光，汇聚成一种力量，证明着文学的生生不息，佐证着一个作家的价值。我相信，这样的文章集结，是对红柯非常郑重的纪念，从文学上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足够丰富的资料，同时也是文学薪火相传的一种特殊表达。在此也必须向多年来对红柯创作、工作和生活给予多方面关心支持的人们，对他的作品给予文字评价的朋友们致以真诚的敬意。生命的逝去无疑是令人颇感悲凉的，但有这样一种文学的精神闪烁和情感传递，又是多么令人欣慰。

特别需要声明的是，我本无资质为此厚重之书作序。但念及朋友红柯人已西去，校友师恩格外信任，又觉得以此为评述红柯创作先做点铺垫和准备，不如索性把推却变成一种责任，借此参与到阅读、评介、缅怀、纪念红柯的行列中来。

愿文学之光照亮每一个生命。

2018年5月2日

本文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《红柯评论集》的序言。

——编者

我到呼伦贝尔草原深处的狼岛采访，犹如走进了一个奇异的故事。

狼岛主人阿巴嘎赛罕收养了七十多头狼，同时养了十几只狗。狼岛最老的狗，叫谢尔。“谢尔”在阿巴嘎赛罕的母语里是黄色的意思。谢尔是一只金黄色的大母狗，它身体肥胖，奶水丰沛。两年前，阿巴嘎赛罕救助了一只狗崽，取名叮当，还收养了一只小狼崽儿，叫正月儿。阿巴嘎赛罕看谢尔正给它一只狗娃娃吃奶，其它的乳房都鼓鼓地闲着，就试着让叮当和正月儿去吸吮，没想到第一次就成功了。太阳暖暖地照在草地上，谢尔侧卧着身体，抬头看着怀里的三个孩子——一只自己生的狗娃娃，一只捡来的小豹子，一只虎虎有生气小狼崽儿，那眼神使人想起草原的老额吉看着咩咩叫的小羊羔。

谢尔的这三个孩子一直都没有断奶，到了它们能吃其它食物的时候，仍然要挤进谢尔的怀里找奶吃。谢尔很喜欢它们的取宠撒娇，它在草原上走着走着，遇到这三个小家伙儿就停下脚步，卧下身子……谢尔乐此不疲，结果这一奶非同胞的三个小动物朝夕相处下来，竟如手足兄弟一般亲和。小狼从不侵犯小豹子，小豹要见到谁想欺负小豹子，一准出手保护。后来它们渐渐长大了，各自率性而生，互相间却保持着一种叫人难以置信的友谊。小豹子叮当每天到林子觅食嬉戏，早上像闪电一样跑出去，傍晚时像小鸟一般飞回来，好像懂家中妈妈和兄弟等待着它。阿巴嘎赛罕给它戴上一条红丝巾，这样周边的人们就会知道了它有主人，不敢猎杀它；小狼妞妞和小狼正月儿，仍然在一起不分开，它们在狼岛游荡，彼此从来也不打架，它们渐渐长了本事，每每

看到有文章写日本北海道和“白色恋人”，不禁回想起多年前的日本之行。那时，妻子在日本的求学生活行将结束，我东渡参加她的毕业典礼，于是有了一次难得的“自由行”机会。妻子负笈日本六年，除了在东京和大阪之间来回过几次，又跟着民宿的主人（一对十分友华的老夫妻）去过曾举办冬奥会的长野县，居然没有闲暇去看看日本的名胜——为了让妻子弥补这一遗憾，当然也为了让自己能深度见识一下日本，而不是只在东京、大阪浮光掠影一下，我们商定去几个地方好好游览一番。

恰巧那段时间读到一本收入“书虫丛书”的随笔集，作者陈平原写到了日本讲学时，曾与文友同游日本“三景”之一的天桥立（另外两景，一是广岛的宫岛，一是宫城的松岛，都是著名的海滨风景区），又顺便观赏了邻近的出石小城，而那两个地方，又恰在我十分向往的日本海沿岸。所以，我就在电邮中和妻子定了这两个地方。后来妻子告诉我，她向那对日本老夫老妻打听去天桥立、出石的路径，对方十分惊讶她怎么会知道并想去那里的，因为即使是京都和阪神一带的日本人，也很少去过那么偏远的地方（其实天桥立还在京都府，出石城属于兵库县，只不过它们都远远地待在这两个府、县的最北端）。

那年3月20日，就在美军开始攻打伊拉克的当日（中国那时候开始发生SARS了），我飞到了关西机场。次日上午，到京都市内的名校——同志社大学，参加妻子的毕业典礼；中午以后，分别到御苑和南禅寺走走。第三天上午9点多，我们从京都出发，乘坐火车穿越保津峡（在京都岚山周恩来诗碑附近，可以凭栏远眺保津峡风光，两岸青山夹着一条在磊磊巨石中穿行的清流，4、5月间还是观赏樱花的好去处，可惜我们路经的时候，樱花正含苞待放），一路北行奔向日本海。火车连续出没于山间的隧道，在重见天日的短暂时刻，可以看到保津峡深处的景色，那里寂无人烟，川边的山虽然不高，但多峻立对峙，有点森然的感觉。

中午时分抵达天桥立所在的宫津市，车站的站厅比起国内一些小城气派的火车站，似乎平常得很。出站便是城区的街道，建筑大多是平房或者二三层的小楼，因为是游览胜地（除



去大洋路的路上（水彩画）陈坚

挹浪日本海

王伟

便能体会一番天地倒悬的意境——蓝天幻化作碧海，而海水又换位为云天。因为要赶回南边镇上办理旅馆登记手续，我们没有上山，很快折回，眼看着成群结队的日本人兴致勃勃地向山上赶，要去亲身感受倒悬的“天桥”。

回程时，我们乘坐游艇，在平静的内湖风驰车掣，不到20分钟，就回到了宫津城内。遂直趋下榻的温泉旅馆，它有个很中国、很出世的名字——文殊庄。文殊庄规模不大，也就两层，跟周围的民居在外观上没有太大的差别。不知为什么取了个菩萨的名字作名称。人得庄门的第一件事，却是脱鞋子。原来这家温泉旅馆，完完全全是和式的，连大堂和走廊都是厚实的木板铺地，住客来来往往，人脚一双拖鞋，并且大都穿着宽袍大袖的“悠加达”（日式浴衣）。

我们的房间在二楼，除了近门处的一个墙角有两把小小的沙发椅、显然是为了迁就“现代化”的生活之外，室内“家徒四壁”，显得十分空灵。不算一张方几和一个小桌案，所有的东西都归收拾在移门背后的壁橱里。房间的面积大概有十几帖（每帖就是一张榻榻米的大小，约为两平方米），有一排朝着日本海方向的长窗。推开木格纸糊的内窗，隔着玻璃望出去，近处就是那条连通天桥立内湖的运河，一有快艇突突地驶过，两条呈八字展开的水线，就在二三十米宽的河道里鼓荡。运河对岸是一片树林，密密的枝叶遮挡住了日本海的风光，但依然能够感受到海上天空的那种寥廓。

既然来到了温泉旅馆，泡一泡温泉总是头一桩要享受的事情。卸下行装，我们也赶紧换上了“悠加达”，下楼进入温泉池。温泉池不是游泳池，并非男女混入，而是各分东西。冲洗一番完了，我便踱进了热气腾腾的温泉池，撩水往身上泼，待身体适应了

水温，才靠着池沿坐下去，把整个身子全部泡进了暖暖的水中。我感到刚才在天桥立海边领略的海风的寒意，很快被温泉水一点点地逼出来，随着氤氲的水汽散开去；舒展开的四肢在略带浑浊的水中轻轻地飘浮，微微有种腾云般的舒畅。

隔着巨大的玻璃，看到室外的小天井里，老竹搭架的茅棚之下，还有个充满野趣的小池子，以鹅卵石围边，池中错落垒着几块磨光了楞角的大石，自然形成伸入水中的石阶，可坐可卧。于是，顾不得三月的春寒，推门而出，以天体的姿走进自然。泡在温泉中仰首坐“井”观天的时候，不禁想起1994年夏末去黄山时，在北坡松谷庵附近的翡翠池中畅游，躲到巨石后面换上干衣时，也曾无所遮掩地在青山绿水中，体验了几分钟展露“天体”的放纵。

直到感到肚中有点饥饿，夜幕也悄悄降临，才懒懒地走出温泉，重新冲洗几下，穿衣上身，出来与妻子会合。回到房间后不久，身穿制服的服务员就来敲门。她双膝跪坐着，在正中那张长方形的桌案上，布下两副碗筷（这时候，日式的男尊女卑就显露出来了：我和妻子不是面对面各占桌案的一条长边，她正是中正座，而妻子只能局促在侧面的短边，随即服务员又返回门口，把晚餐用宽大的托盘盛着端上桌来，然后一件件摆开，那上面立刻就琳琅满目起来。

我们预订的晚餐是日式海鲜火锅，计有产自日本海的长脚蟹三只，俱已分拆开来，分别烘烤、涮和生吃。那比拳头还略大点的蟹斗，盛着晶亮的白色蟹肉和桔红色蟹膏，形成诱人的对比；而长长的蟹腿，更以其饱满厚实，调动着人的胃口。我和妻子面前一人一座泥胎炭火小炉，上置小陶锅，锅内以豆腐、白菜及海鲜杂拌同煮的汤汁很快沸滚，腾腾地冒着热气；一旁又有上蒙铁片的烤炉，炭火微红。我们各自归位，盘腿坐下，很快“开动”起来，或涮或烤，或者径直接用筷子把蟹中蟹肉一点点剔出来，轻蘸酱油芥末，送入口中，体验那罕有的新鲜爽口的微甜。

既得美食，转思佳酿。于是，请服务员端来一瓶冰镇过的清酒（喜欢那种用磨砂玻璃做的长颈瓶，手感特别舒爽）。摆上两只素朴的小瓷杯，各自斟满，三指提起，斟酌慢抿，丝丝缕缕清凉一直渗透到胸口，很快平衡了由火锅弥漫出来的燥热，令人顿生神清气爽之感。

就这样不紧不慢地享用着日本海的馈赠。转头端详妻子，但见她已有几分不胜酒力的样子，两颊有点绯红了。

笔会

黄狗谢尔的孩子

艾平

惆怅地向远处张望，很久很久才失望地离开。此后好长时间，它们每天都这样来到河边等待自己的妈妈。

现在，小狗妞妞和小狼正月儿都成年了。妞妞当了母亲，也和谢尔一样，敞开心怀接纳所有幼小的生命，付出乳汁和博爱。小狼正月儿的野性越发不可遏止，学会了抓鸡，还学会了袭击不认识的小狗崽儿，再也不能由着它四处撒野了，阿巴嘎赛罕把它送进了圈养着十六头草原狼的大圈。与圈里那些狼一比，散养长大的正月儿的强悍就不用说了，几个回合下来，便把圈里那些少年狼收拾得服服帖帖。它那油光锃亮的毛皮，矫健轻盈的身体，好不漂亮！总是让人眼前一亮。于是参观者开始叫它“美丽”。美丽！美丽！这个野性未泯的美丽，以狼王的霸气君临天下，将自己的狼群变成了众志成城的集体。每当星光如水的夜晚，“美丽”仰天长嚎，一石激起千重浪，随即狼岛上长啸四起，偶尔有野狼寻声而来，它们是来寻觅失散的伴侣或孩子的。这时候，阿巴嘎赛罕便敞开圈门，任由它们相认，可是随便并不如人意，不仅不能让狼岛收养的狼返回荒野，反而是留住了那些寻亲者的脚步。因为草原狼生存的环境太苛刻了，可食用的小动物越来越少，人类的威胁无时无刻不在，野狼便认为

狼岛是一个有吃有喝的庇护所，最终纷纷皈依到美丽的麾下。由于参观者络绎不绝，狼美丽的名字随着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名扬四海，现在世界上只有阿巴嘎赛罕一个人还叫它正月儿。

我向阿巴嘎赛罕要求看看叮当，阿巴嘎赛罕说：“现在狼岛来的人太多，它藏起来了，不到晚上不回来，我得喊喊看。”阿巴嘎赛罕领着我们进入了树林，他开始呼唤：“叮当……叮当……叮当……”，可是当我们穿过湿润的草地，拨着树枝走出好远，叮当始终没有露面。阿巴嘎赛罕说：“叮当看到生人就不听我的了。你们坐一会儿，别走动，我把它们带来。”

它们是誰？

不一会儿，阿巴嘎赛罕牵着美丽、领着妞妞一起来了。他说：“你们到树后别动，我让它们俩帮忙，把叮当给你们引过来。”接着，阿巴嘎赛罕喊了一声：“叮当……”，妞妞和美丽马上心领神会，便朝着偏东方向，一边叫，一边前行——它们应该是根据气味，找到了叮当大致的方位。阿巴嘎赛罕跟着叮当，边走边采摘了两把红彤彤的山丁子干果在手里，嘴里继续呼唤叮当。果然，叮当的红丝巾在绿树中一闪，童话一般出现了——这个大自然的造物，煞是玲珑可爱！食草，惯于飞跑，使豹子腰身紧实而

长，四条腿发育得极其利落轻盈。此刻，感觉要是给它一对翅膀，它定能如风如影般飞起来。阿巴嘎赛罕一边给叮当投着山丁子果，一边往后退。最后，叮当、妞妞、美丽，阿巴嘎赛罕相聚在一起，渐渐走出丛林。晚霞落在它们的身上，它们的影子被桔红色的光芒摇动着，构成一幅温馨的油画。我和助手蹑手蹑脚地跟在它们后面，大气不敢出一声，一点点往前靠。谁知鬼精灵的叮当突然一回头，看到了我们。它一愣，即刻掉头跃于草上，四蹄着绿海之浆飞速划起，不留一丝涟漪，瞬间不见了。我多见过豹子，不是在动物园，就是在博物馆，在原生态的山野里与之相遇，还是第一次，始知只有在自由的天地间，野兽之美才会呈现出无比的魅力。

后来，一个摄制组看中了狼岛的故事，想以万物和谐为主题拍一部视频。他们动员阿巴嘎赛罕带着谢尔哺育长大的三个小伙伴儿出镜。那天，碧空白云，牛羊遍野，还有一辆越野车在画面里奔驰。当阿巴嘎赛罕一松手里的绳索，叮当立马掉头就跑，转眼没了踪影；那“美丽”，竟然不仅没有展现野性的凶猛，反而躲着羊群，好像遇到了妖怪，这时汽车开来，它竟然追着汽车跑起来。它并不怕人，也不怕汽车，因为每天见得太多，而狼岛上是没有羊群的，羊群对于它来说，不是食物，而是庞然大物也。那妞妞，在阿巴嘎赛罕身边蹲着不动，一脸的懵懂。

到了晚上，“美丽”像一只狗似地蹲在狼圈的门口，等着有人给它开门进圈；那叮当呢？只见红丝巾一闪一闪地，它正在一群鸡当中跳跃，似乎十分开心。

它们只属于阿巴嘎赛罕的狼岛。



「文汇报」微信二维码